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位老人手中的拐杖。那拐杖的手把处镶嵌着一盏灯，老人按着开关扑闪闪地让我看着投射在他脚下的一片扇形光环：“出门走在路上，天黑，或者需要求助别人，这灯就亮了。”手杖上的灯，一粒光明的种子，呼唤的是温暖，收获的是安宁。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在鄂尔多斯机场接我们的司机小盛，一见面就用这句话来介绍他城市的环境，听得出满是兴奋的自豪感。所谓见绿，指的绿地。见园，指的街心公园。一个城市能在数百米地

段上呈现如此的良辰美景，带给人们的惬意该是何等知足！东胜宽宽、笔直的街路像鄂尔多斯草原一样舒展，敞亮。路两旁绿茸茸的地毯是一片接一片的草坪，齐刷刷的翠丛是常青树挽起臂膀筑起的绿墙。偶有参天白杨像卫士一样撑在其间。街心公园随处可见，园内总有水池喷着漂亮的水花。十月的阳光毫不吝啬自己的光源均匀地给花草树木反射着温柔的光波。猛一抬头我看到一大片葵花收起了宽大叶子裸露的籽盘整齐而完美。初来乍到鄂尔多斯的我，被这丰富多彩的街景，一下子缩短了遥远的距离。这时我忽然想到老人拐杖上的那盏灯。我

想，灯影中的鄂尔多斯街景会是什么样别致的情景呢？

入夜，我独自漫步东胜街头，轻松享受一份北国边城的夜景。缀满繁星的夜空很低，许多颗星仿佛就坐在我肩头，伸手可触摸。半轮月牙像磨亮的锄头似醒非醒地挂在一棵杨树的臂弯里。路上行驶的汽车开始陆续亮起了车灯，流星一般有序地缓缓移动。突地，好像有谁按了一下开关，遍地的路灯一下子全亮了。整个城市

爆开了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灯花。鄂尔多斯的灯，夜景，使这座海拔之上的城市变得神秘，可亲，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美。就在这当儿，路旁一栋楼房的窗口传来一阵歌声，不，好像是朗读。窗玻璃上恍着一男一女两人

的影子。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就问陪同我们的同志，她告诉我：“那女孩在说，玫瑰不是玫瑰，是我的衣裳。”噢，我知道了，掉进爱河里的一对恋人！

鄂尔多斯的灯，总是用深情无言的灯焰，让黑夜闪亮，给白昼添彩。你跟着灯光走，跟着灯光下的行人朝前走去，前面会是一个清醒的世界。这是鄂托亥街与伊金霍洛交叉路口，正是早晨各路人们上班的高峰期间，秩序井然，眉目清秀的行人和车辆都自觉地听从最权威的指挥者——红绿灯。此刻，东西绿灯，南北红灯。路口在发芽——我真的有这种发芽

的感觉。人流车潮在路口发芽似的膨胀，全都向斑马线逼近，逼近。交警手中的指挥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给挂着奶瓶、菜篮或公文包的自行车，给一分钟前还加速行驶的小轿车，给并行着互相搀扶着的轮椅……在红绿灯变换中，各路人、车辆交替冻结或融化。看似混乱却没有乱，仿佛堵塞却没有堵。总有人止步，也总有人迈步。这儿是一座平立交桥，车行车道，人走人行道。互相谦让，又互相依赖。这就是生活，生活就该如此。波浪中有节奏，忙碌中守规矩。

我连着三个早晨在几个路口观察。当然也有个别人闯红灯，不过交警马上会用指挥棒划起弧线让其回头，悔过。那微笑着闪烁温柔光波的绿灯，和旭日般艳丽带几分威严的红灯，控制着路口冲突的力量，给繁忙的城市带来平安、和谐。也许你不知道前方还会发生什

么事情，但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信仰不会贬值。

在鄂尔多斯的几天里，我总觉得离太阳很近，离生活在那里的人很近。那晚，我和一位鄂尔多斯朋友聊天，问他鄂尔多斯是什么含义？他说，译成汉语就是成吉思汗的宫殿。宫殿？那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地方，我马上想到了灯火辉煌。宫殿里的灯，提在皇帝手中的灯，它会在夜色里舒展肢体，穿透长夜。为此，我专程去拜谒成吉思汗墓，找那宫殿里的灯。结果空手而回。

离开鄂尔多斯前，东胜区街头的一幅宣传画留在了我的脚步，让我沉思许久。画面上两个孩子仰望着一位过路人，画的题目：《儿童不知春，问寻何故缘》。诗画配，诗：

春来野草芳，春叶挂春杨。春杨写春意，春问有文章；中国春常在，缘有共产党。

我长久伫立画前，盯着最后三个字思考：共产党。她是一盏灯，一盏永远不老的灯！因为她是太阳和光明的摇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愿意把脸颊乃至整个胸脯紧紧地贴近这盏让世人倾爱的、可以红遍天际的灯！

这几天，我的腿上起了一些红色的斑点，而且还有些痒，考虑再三，我决定去小区附近的社区医院看病。

我在挂号处递进医保卡说，给我挂个外科吧。护士客气地解释说，我们这里没有外科，只有全科。行啊，我早就听说过，全科医生就是当下院校专门为基层医院培养的全能医生，看普通的常见病都行的。进了诊室，我向年轻的全科女医生介绍病情。可是，这位号称全科的医生却说，我们医院没有外科，而且药房也没有采购外科的药品，我还是给你转院吧，你说，是转江苏省人民医院，还是转江苏省中医院。无奈，我只好被她转院去了江苏省中医院。也许，有的读者这时会有疑问，为啥社区医院转院而不是直接去省中医院就诊？对此，南京医保中心有个规定，南京实行分级治疗，社区医院实施首诊制，治不了的病，社区医院可以向上级医院转诊。凡是

到了省中医院，门诊大厅里熙熙攘攘，就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排队挂号，挂了一个外科副主任医师的号。进入外科候诊大厅，分诊台上摆满了病历。我只好排队候诊，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叫到我。我进去对医生介绍病情，几秒钟之后，医生得出结论“湿疹”，然后使用电脑开处方。接下来，我又排队缴费，排队取药。等到取药之后出了医院，我看时间已经花了三个多小时。

望着像农贸市场一样的江苏省中医院，我不由地想，其中的不少患者可能都是社区医院转过来的吧。怪不得大医院的楼越盖越高，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呢。既然社区医院连湿疹这样的常见病都不能诊治，社区医院的功能除了转院，还剩下什么呢？

经过社区医院转院的患者，可以在自付八百元到一千元起步价之后，门诊费报销百分之八十。否则的话，直接去大医院就诊，门诊的所有费用全部自理。

社区医院能看什么病

王建国

杨绛 102 岁的时候说：“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她独在灯下，一笔一笔写完 800 多字的《回忆我的母亲》后说：“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我在整理市二中学（原务本女中）百年校史时，发现杨绛的母亲唐须菱曾是市二校友，她是 1904 年和杨绛姑母杨荫榆同时在务本学习的。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时曾写到母亲：“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像这样书写母亲的片段，在《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中时有出现，加起来远远不止 800 字，难怪她写好《回忆》以后“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更令我兴奋的是，102 岁的杨绛，一天晚上，独在灯下翻看丈夫钱钟书生前看过的旧书《明清史论著集刊》时，竟然产生突然的回忆与发现。她在钱锺书圈点打钩的地方，觉得有趣，看着看着，忽然记忆的通道出现奇妙的连接，猛然想起：这部论著的

作者孟森，好像到她家里来过。那时候她大约四五岁，正是儿童开始能记事的时候（很奇怪，老人现在的事情容易忘记，儿时最早的记忆老了会突然想起，我父母双双长寿，都有这种现象）。父亲抱着她到客厅去，对孟森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杨绛回忆道：“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换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

这忽然的想起，引起老人的伤感：“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太感人了！102 岁的老人，深夜捧着丈夫看过的旧书，忽然引发儿

时的回忆和对丈夫的思念。我考证了一下，孟森笔名心史，江苏武进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后留学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1908 年 40 岁出任《东方杂志》主编，后来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最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杰出的奠基人。杨绛的叔公杨景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乌德瑞（Frederick J. Woodbridge）修“历史哲学”，注重“实证”，他把“考据”翻译为“有证据的探讨”。杨绛和钱钟书在研究学问时高度重视“有证据的探讨”，很可能是受到这位“叔公”的影响。今天，在这“网络时代”，我以为是太需要发扬“有证据的探讨”了。

我在整理市二中学百年校史时，还发现杨绛父亲杨荫杭 1903 年离开张元济主持的“译书馆”后，1904 年曾到务本女中执教，于是杨绛父母与姑母杨荫榆三人有那么一段时期都在务本。这有趣的往事，不知杨绛老人今天还能记得么？

对于爱谜者来说，吴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近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典谜籍《邃汉斋谜话》，就是吴江爱国谜家薛凤昌（字公侠）所撰。这位教育家，因为抵制日寇利奴化教育，在 1944 年惨遭日本宪兵杀害，其高风亮节，正气铁骨，令人崇敬。在公侠先生的倡导影响下，平望的猜谜风气一直很盛行。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诗人谜家陈志强昆仲，到目今的谜坛人称“平望‘五虎将’”的龚海波、许寅生、陈志明、张品观、张智林等出现，可以想见当地灯谜是何等的活跃。因此，传承有序的“平望灯谜”，在今年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然而，初冬的吴江平望则更令人向往。原来那里在举办“2013 中国吴江莺湖文化旅游节”，在此期间，平望镇利用一组双休日，邀约了 60 余位海内外知名谜家，在相传吴越春秋时范蠡偕西施曾游过的五湖之一“莺脰湖”畔，进行了一场斗智比才的“中华灯谜邀请赛”。

笔者有幸，骖附于著名谜家武骧、吴建伟和陈志明三位之末，忝列评委，滥竽出题。俗话说“众口难调”，灯谜亦然，有人喜欢采撷现成文句，有人爱好自撰言词。这次大家议定了一个出题出现的原则：“不薄‘寻章’爱‘撰文’”。既采用寻章摘句为谜面的“成句谜”，也接纳自撰文词的“海派谜”，力求多元。例如有用《西厢记》曲文“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打汽车品牌二：“标致、道奇”（注：吴语“标致”即“漂亮”、“俊”的意思；道，别解“称道”）。也有以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句“初极狭，才通人”打郭德纲所著书《过得刚好》。还有取唐·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名句“闻妹嫁初笄”打少数民族歌手“呼斯楞”（注：斯，读 lèng，失神、发呆之意），上述均属采撷“成句”为谜面者。至于自撰文句者，则有如“大人的缺点”打四字常言“家长里短”（注：短，短处）、“资深酿酒师”打唐诗篇目名《长干曲》（注：别解为“长时间干酒的工作”。曲，酒）、“高龄产妇”打戏曲界称谓“女老生”（注：别解为“女子年老生孩”）、“巨型罐头”打流行歌曲《听海》（注：听，作名词用，即用金属片制成的密封式罐头，乃英语 tin 的音译；海，作巨大解，如“海报”、“海碗”之海），等等。

这次谜赛分“团体”与“个人”两种。采用电子大屏幕展示谜题，参赛选手握键抢答谜题。经过数以百计的难易搭配、雅俗各占的灯谜竞猜角逐，“团体”的金牌，最终由南通职工谜协夺得，绍兴职工谜协队与上海职工谜协队双获银牌，苏州、常熟、平望三队惜进铜牌。个人赛的桂冠则为厦门青年谜家郭少敏摘取。此外，还评出了以本地风光为题材的创作佳谜多条，其中最佳者为常熟谜坛新秀张志强的“叶舞月桥畔，鸟飞水草间”打吴江平望名胜别称“莺湖”（即莺脰湖；脰，音“豆”，脖子）。此谜面句雅驯合律，扣合拆拼收放自如，确是“增损离合体”中不可多得的佳构妙作。

漫画成真之忧

赵全国

您可知漫画除了讽刺、批评和歌颂功能，还有预言的功能？十多年前华君武有幅漫画，画的是两个小学生拉着硕大的有轮子的书包去上学，以夸张的手法批评了学生学业过重的现象。那时我会心一笑：有趣！好有想象力的漫画。

哪想不过几年，我竟看到了那幅漫画的现实生活版——清晨出门常常会邂逅拖着拉杆书包的学生。虽然“减负”之声不绝于耳，但学生的书包不但不缩小，反而益发膨胀。漫画成真了！难道拉杆书包的制造商是从华老的漫画中吸收了灵感？

又想到雾霾天越来越严重，我不会画画，脑中却构思出一幅漫画来：未来的都市高楼林立，车流汹涌。煞风景的是服饰华贵的男女个个面戴呼吸器，背着写有“新鲜空气”字样的大气囊。

但愿它永远只是一幅漫画！

从私家小院搬到单元套房后，妈妈很长时间都不适应。她说，这顶楼一点都不接地气儿，要是哪天电梯坏了，憋在楼上一整天，这不愁死人嘛？还是咱以前的家好啊，跑得开，能种菜。那些碧油油的蔬菜，看得人心里真舒坦。只可惜，现在再也没有机会种菜了。

为了抚慰她，我买来一些花盆给她送来。我说，菜种不了，那咱就种花。我挽起妈妈胳膊，走，咱去买花苗。妈妈看着花盆，眼里露出欣喜的神情。她说，我不喜欢种花，我就喜欢种菜。那要不去买菜籽吧，我试试在花盆里能种出菜来？

一个星期后，妈妈惊喜地告诉我：“成功了！花盆里的菜籽全发芽了！”几天后我回去，阳台上葱绿一片——两盆菊花脑，三盆青菜秧，一盆大葱，一盆韭菜，一盆苋菜。妈妈乐呵呵地说，再过几天，这些菜就成

熟了，记得回来吃哟！

菜苗全部成活，她种菜的积极性更高涨，这一种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她去菜场水产摊位，陆陆续续地要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泡沫箱子，然后又蚂蚁搬家一样，从郊外一趟趟地驮回来酥松的黑泥土，把她的菜

妈妈的空中菜园

焦晓辉

园子直接搬到了楼顶。

妈妈在几十个泡沫箱子里种植了很多应季蔬菜，一环套一环，我渐渐很少去菜场买菜了，下了班就直奔妈妈家楼顶采摘新鲜的菜蔬。

妈妈种菜绝对是纯绿色种植。小区边上有个传统手工制作的豆腐作坊，妈妈经常会上门讨些豆渣和炉灰做蔬菜的肥料。蔬菜长得郁郁

葱葱，青翠欲滴。为了聊表谢意，妈妈会时不时送些蔬菜给豆腐坊，也经常送些给邻居们。有次，我带了一些新鲜的菜秧给同事。同事感叹道：“真好吃啊！一下锅就熟，柔柔软软的，还有一丝淡淡的清甜。”

几个月前，我家浴室重新装修。妈妈得知我要换个新浴缸，赶紧打电话给我：“请工人小心拆浴缸啊！千万别给弄碎了，有时间把旧浴缸送来吧。我要在浴缸里多种些绿叶蔬菜。”

大浴缸里种植着菠菜、芹菜、茼蒿。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生机盎然，煞是好看。这些宝贝在妈妈的精心培育下，长得特别健康旺盛。它们不仅丰富了妈妈的晚年生活，还让妈妈每天拥有了一份好心情。

营胆湖边赛灯谜

江更生

谜话